

醫巫斷

全

東洞吉益先生門人鶴元逸著

醫巫斷

浪華書肆

青藜館
積玉園
種玉堂

068

12-10001

醫斷序

吉益君為醫也。稽古立極。剛今御方。蓋其所祖述。特在張仲景氏云。乃至其發。奸誅邪。排固解難。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動。譬猶執

鍼旄制閭外命也。是以世
之疑且懼者多矣。而至衆
工無措。見以為遊魂行尸
者。得君能起。則世不可以
無君也。平居謂為世之疑
懼。吐剛茹柔。阿媚希售者。

奚其無特操乎。且也。予生
之初。裸蟲耳。藉令術之不
行。亦豈失為裸蟲乎。何媚
世之為屬者。其門人輯錄
師說。命曰鑿斷。此書之行
也。疑且懼者。亦益多矣。而

后。識者左袒君也。猶瞿圃
之射焉爾。

長門瀧長愷彌八父序



醫斷序

今之學古方者。聖猶葉子高。好龍乎。毒
藥中。子疾則瞑眩。瞑眩則舍。是股栗。遂
棄之。絀。得後古方也。嗚呼。如此人。奚以
古方為。書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昔當
其證。毒中步。繁則云。弗眩眩。上世若瘳
矣。若歎不眩眩。而瘳者。似好古方。而水
好古方也。是此以謂子高之好乎。彼不

能出其龍。卒以秦龍。其之術。而後。反唇
相。及矣。嗚呼。如。如。人。矣。以。亦。才。為。友。人
於。之。急。脫。後。世。棄。曰。學。古。可。於。在。曰。志
生。善。有。年。矣。乃。記。乎。曰。以。聞。讀。曰。學。既
取。亦。之。曰。志。也。余。素。生。等。志。於。是。序。序。

備後

原行子藏機



鑿斷自序

余自成童學鑿。鑽研其道者。十年。所于
茲矣。每病其諸說。冰炭。施治。隔靴搔痒。
乙丑之秋。遊于京師。達觀於諸老先生
之所為。猶未足以解此惑也。後僑居倉
街。與北奧孔澤氏相知。遂締交。莫逆。膠
漆。以視孔澤氏學於東洞先生。勸余執
贄。從學焉。蓋先生之術。一據仲景。試以
奏效。其教。明。辨。詳。實。行。事。為。先。諸。空。言。

虛論者。斥之不言。余侍帳前。得聞其說。則如冰解而炭灰。如撒靴以搔痒。前之病者惑者。一掃都盡。遂記其說。輯以為一小冊子。求正於先生。請評於諸友云。延享丁卯冬十月。西肥鶴冲元逸書于洛西僑居。



鑿新後序

鶴元逸業醫。游学京師。于今七年。世醫所為。不屑為焉。聞余唱古方。束脩請誨。舍其所學。日新一日。乃識余常然。積為小冊子。而請正。余曰。無違。夫仲景者。醫宗也。歷代醫人。孰不尊奉。然謂古不合今。而異

其方法乎。余竊疑之。夫今天地。而古天地。人物亦然。故六氣之於變也。飲食之於養也。無一不同矣。豈特至治疾異之哉。於是考之仲景。以其法施方。而皆有驗。見果無古今也。遂信篤行之。雖然。漸習之久。人多懼矣。夫非常之原。衆之所懼。

也。今子務錄此書。可謂篤志已。若其或者。垂示後進。懼者愈多。蓋君子功成。而名隨之。若隨而人不懼。勉乎哉子。勿以力不足為辭。余引領以俟。衆不懼之日矣。寶曆壬申春

吉益為則



晉蓋子請書此序曰。今子九旬
而瞿鑠其誰不欽羨。以故煩子
耳。予不能固辭。乃書。寶曆曆戊寅
春

從四位下行甲斐守大江朝臣秋成



醫斷

司命

西肥

鶴冲元逸著

古人謂醫為司命官者。蓋本諸扁鵲之言。是不
知道者耳。扁鵲之言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
之何。是謂雖司命而不謂己為司命也。可以見
己夫死生有命也。命者天之令也。孔子之所罕
言。諸子之所不得聞也。醫其如夫。命何。蓋醫者
掌疾病者也。謂之掌疾職則可矣。謂司命官則

所以誣扁鵲惑來學者莫斯為甚矣學者思諸

死生

死生者命也自天作之其唯自天作之鑿焉能
死生之哉故仁不能延勇不能奪智不能測鑿
不能救唯因疾病致死非命也毒藥所能治己
蓋死生者鑿之所不與也疾病者鑿之所當治
也故先生曰盡人事而待天命苟人事之不盡
豈得委於命乎是故術之不明方之不中而致
死者非命矣執古之方體今之病能合仲景之

規矩而死者命也質諸鬼神吾無愧爾世鑿動
輒預定其死生彼其意謂斃於吾手則害于名
矣間有一二中者益信其臆不爽也夫察聲氣
色眡其死生周官所命也豈不可乎雖然察之
以臆眡之以臆使其生者輒編之鬼籍恣乎束
手以待其斃是豈仁人之用心乎故既眡其死
猶且盡吾術以望其或生古之道也然而不生
然後可謂命也已矣唯重其名故唯眡其死不
能忘死生於執刀圭間所以惑也唯重其仁故

唯眠其生所以世醫所謂死者間有起者也故
曰死生者醫之所不與也

元氣

元氣之說聖人之所不言六經莫有焉蓋自漢
儒創也下至唐宋大盛遂為醫之恒言曰元氣
虛曰元氣衰曰補元氣夫元氣者陰陽一元氣
也天之所賦人之所生所謂先天之氣也是豈
可虛衰者哉亦豈可補乎哉若夫隨年齒而旺
衰者天地之道萬物之常也非人力之所能挽

回矣如其當強壯而衰弱者則有所抑遏也除
其所抑遏者則自復其常矣彼不辨之妄以為
虛衰而欲補之可謂愚矣又曰行氣則病自除
蓋本之素問曰百病生於氣雖然病之者毒也
毒乘之也豈氣特病乎又豈毒自除乎說者不
論及此誤矣

脉候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脉亦然古人以體肥瘦
性緩急等為之規則然是說其大抵耳豈得人

人而同乎。鑿謂人身之有脉，猶地之有經水也。知平生之脉，病脉稍可知也。而知其平生之脉者，十之一二耳。是以先生之教，先證而不先脉，先腹而不先證也。扁鵲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可以見已。且如留飲家脉，千狀萬形，或無或有，不可得而詳矣。夫脉之不足以證也如此，然謂五動或五十動，候五藏之氣者，妄甚矣。如其浮沉遲數滑濇，僅可辨知耳。三指舉按之間，焉能辨所謂二十

七脉者哉。世有隱其病，使鑿診其脉以試之者，乃耻其不知之似拙，以意推度，言其髣髴，欲以中之，自欺之甚矣。鑿其思諸。

腹候

腹者有生之本，故百病根於此。焉是以診病必候其腹。外證次之，蓋有主腹狀焉者，有主外證焉者。因其所主各殊，治法扁鵲曰：病應見於大表。仲景曰：隨證而治之，宜取古法而求其要矣。

臟腑

周禮曰參之以九藏之動而不多腑也仲景未嘗論矣無益於治病也傷寒論中適有之然非仲景之口氣疑後世攙入也夫漢以降以五行配之以相克推病且曰腎有二曰臟五而腑六曰臟六而腑五曰有命門有心包有三焦其說弗啻堅白要皆非治疾之用矣

經絡

十二經十五絡者言人身氣脉通行之道路鑿家之所重也然無用乎治矣是以不取也如鍼灸法無一不可灸之穴無一不可刺之經所謂

所生是動井榮俞經合等亦妄說耳不可從也
引經報使

本草曰其藥入某經某臟又曰其藥治某經病其藥某經之藥也某物某臟之劑也其分別配合歷歷乎如可據者若其如此誰失正鵠然而不可以此治病則其為牽強可以知己古法唯因上下表裏所主而處方不同焉耳

鍼灸

鍼灸之用，一旦馳逐其病，非無驗也。唯除本斷根為難而已。如痼毒灸之，則動動而後攻之，易治。故鍼灸亦為一具，而不必專用，亦不拘經絡分數，毒之所在，灸之刺之，是已。

榮衛

榮衛者，氣血之別稱也。所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亦理而已。非疾鑿之用也，不可從矣。

陰陽

陰陽者，天地之氣也。無取於鑿矣。如表裏為陰陽，上下為陰陽，猶可矣。至如朱丹溪陽有餘，張介賓陰有餘之說，穿鑿甚矣。後人執兩家之中，以為得其所，所謂子莫之中耳。其他如六經陰陽，不可強為之說，非唯無益於治，反以惑人學者思諸。

五行

五行之說，已見虞書及洪範。下至漢儒熾言之，素問難經欲由是以總天下之眾理，窮人身之

百病說之若符契然雖然要皆論說之言已今
執其說施之匕術則致謬千里是吾黨所以不
取也後人增演其說以誇窮理可謂無用之徒
也已

運氣

五運六氣者無驗於病也考司天在泉推大過
不及定寒熱溫涼按主病試應脉者無有其驗
可謂迂矣要是陰陽家之言矣取於疾病鑿乎
理

世之好言理者必物推事窮至其所不通鑿以
誣之蓋理本非可惡者也惡其鑿焉耳故雖口
能說百病之理而難其治者為其鑿也夫理無
定準疾有定證豈可以無定準之理臨有定證
之疾哉故吾黨論其已然者不論未然者又不
論其所以然者蓋事理相依不離者也故事為
而得之理默而識之

鑿意

鑿意之說一出而世之狡兒以為口實曰鑿之

道唯意以推之何必讀書受業而後為之邪呀
妄哉陋哉豈可與言道哉蓋鑿之為道自有一
定法何鑿推妄行之為其如是也不由規矩以
擬方圓不用繩墨而置曲直豈得不差乎學者
思諸

痼疾

世醫以痼疾名特病而難乎治矣至如中風隔
噎脹滿痿躄等難之益甚是無它方不得法也
蓋方法不愆焉則無病不愈也今從法處方其

所難者得治不少矣彼已不能治則雖千百人
中起一人不亦善乎此非入門同道不易論焉

素難

素靈二書古人以為先秦之偽作周南先生曰
六朝以降之書然其中間有古語可法者學者
擇焉難經傳以為越人書也而其言理最勝故
害道亦多考之扁鵲傳亦唯偽作而已

本草

本草妄說甚多不足以徵也然至考藥功豈可

廢乎宜擇其合於仲景法者用之至如延齡長
生補元氣美顏色入水不濁白日見星殊不可
信也其非炎帝書也不待辨而明矣後世服食
家說攙入本經不可不擇焉

修治

後世修治之法甚煩如煨炮炒中黑微炒酒浸
酢浸九蒸九曝等與作飯作餅為羹為齋之法
何別乎去酷烈之本味偏性之毒氣以為鈍弱
可狎之物何能除毒治病哉蓋毒即能即毒

製以益毒則可也殺毒則不可矣

相畏相反

相畏相反之說甚無謂也古人製方全不拘于
此如甘草芫花未見其害也其他亦可以知己

毒藥

藥者草木偏性者也偏性之氣皆有毒以此毒
除彼毒耳周禮曰聚毒藥以供醫事又曰以五
毒攻之左傳曰美疢弗如惡石古語曰毒藥苦
口利於病內經曰毒藥攻邪古者以藥為毒可

以知己後世自道家之說混于疾醫以藥為補氣養生之物不知其為逐邪驅病之設也可謂失其本矣甚則至有延齡長年還少不死等之說庸愚信之煨煉服食以誤其身者多矣悲夫

藥能

諸家本草所說藥能率多謬妄故先生壹皆考信於仲景氏云參觀其方功用可推也今舉本草所載不合仲景者一二如人蔘治心下痞鞭而彼以為補氣石膏已渴而彼以為解熱附子

逐水氣而彼以為溫寒其相齟齬者大抵為爾先生別撰藥徵以詳之故不贅于此

藥產

藥產有某土宜處某土不宜處其土之所生性之所稟不可不詳也

人蔘

人蔘有數種今觀清韓賈船所載來者皆非古也蓋蔘本味苦治心下痞鞭之物也仲景之書及千金外臺方中所用可見已自服食家之說

行有補元氣益精力之言於是浸甘草汁甘其
味加修飾美外形以銜貴價也人以為救死之
良藥鑿以為保生之極品承誤以傳眩贗而失
真矣貧賤而死者以為不用浸之尤富貴而斃
者以為浸不及救之唯遁辭於彼而已且今用
之心下痞鞭不治和浸能治之是其由製造可
以知也

古方

方者莫古於仲景而仲景為傳方之人非作方

之人也蓋身為長沙太守博集羣方施之當時
以傳後世而其書具存焉故欲用古方者先讀
其書方用可知然後藥能可知也未知方用焉
能知藥能手雖然未知藥能則方用亦不可知
也况方意不可解者甚多矣蓋雖仲景亦或有
不解者雖則或不解者而昔人所傳既用有
驗者又奚容疑焉降至千金外臺書方劑不古
者居多其可取者不過數方而已概多味者可
疑矣世有欲以數藥兼治數證者自謂無不中

也亦唯暗投瞑行也已學者思諸

名方

世俗所謂名方者間有奇效故鑿傳之非鑿者亦傳之不審其所出而一時施用有驗者相傳以為名方也蓋載書籍者未必佳傳俗間者未必不佳宜博求普問以輔其術矣

仲景書

仲景書有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玉函經共論傷寒及雜病甚詳悉焉然如要略玉函偽撰已

先生辨之故不贅也雖傷寒雜病論獨出于仲景然叔和撰次之加以己說方劑亦雜出失本色者泯泯有之且世遐時移謬誤錯亂非復叔和之舊不可不擇也後之註家皆為牽強附會不可從也故先生之教其理鑿者其說迂者一切不取之所以求其本色也學者宜審焉

傷寒六經

傷寒論六經非謂病在六經也假以為紀也已及其施治也皆從證而不拘焉如後世謂某證

在其經某經傳某經及誤下越經傳之說皆非矣不可從也

病因

後世以病因為治本也曰不知之焉得治予嘗學其道恍惚不可分雖聖人難知之已然非謂無之也言知之皆想像也以想像為治本吾斯之未能信矣故先生以見證為治本不拘因也即仲景之法也今舉一二而徵焉中風頭痛發熱汗出者下利後頭痛發熱汗出者皆桂枝湯

按傷寒論
作白虎加
人參湯誤
矣今據十
方

主之傷寒寒熱往來胸脇苦滿中風寒熱往來胸脇苦滿或瘧或腹痛或熱入血室有前證則皆小柴胡湯主之傷寒大煩渴中熱大煩渴皆白虎湯主之是雖異其因而方則同矣可見仲景從證不拘因也若不得止論之則有二矣飲食外邪是也雖然入口者不出飲食蓋留滯則為毒百病繫焉諸證出焉在心下為痞在腹為脹在胸為冒在頭為痛在目為翳在耳為聾在背為拘急在腰為痠癢在脛為強直在足為脚

氣千變萬怪不可名狀矣邪雖自外來其無毒者不入假如天行疫氣間有不病者天非私人非不居氣中是無毒也然則一也故仲景隨毒所在而處方由是觀之雖曰無因亦可是以吾黨不言因恐眩因失治矣後世論因其言多端不勝煩雜徒以惑人不可從焉

治法

治有四汗吐下和是也其為法也隨毒所在各異處方用之瞑眩其毒從去是仲景之為也如

其論中所載初服微煩復服汗出如冒狀及如醉狀得吐如蟲行皮中或血如豚肝尿如皂汁吐濃瀉出之類是皆得其肯綮然焉者也尚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可觀仲景之術三代遺法也今履其轍而嘗試之果無有不然焉者也於是乎吾知其不欺我矣然而世人畏瞑眩如斧鉞保疾病如子孫吁其何疾之除哉甚矣其惑之也

禁宜

人性之所好惡不同稱口腹者為宜不稱者為
不宜古者養精以穀肉果菜未嘗言禁宜也後
世嚴立禁宜曰某物增病某物勝藥也然其為
物所奪者非藥也何以勝彼病之為哉立禁宜
之弊至進其所惡禁其所好不亦左乎

量數

銖兩升斗古昔所用甚密矣雖然年世悠久不
可得而審也如其概則可推知己先生乃有所
考畧此後世彼方一貼之重大率不下數兩今

見華客來長寄者所用亦然此方有以一錢為
一貼之說輕重僅出入此耳夫以殺性之藥作
如此小劑且其煎煮之法不一而止再者其淳
服之何其治疾勝毒乎是故先生之教專守方
書輕重必較多少必量如其再者則古所無也
故不為矣

產蓐

產蓐之法方土所習各殊其有害者除之無害
者從之勿為收生家法所拘束焉恐反生它病

己蓋產後困倦欲眠且卧而今京師俗數日戒之甚不可若血暈欲以淺菑之劑防之妄矣宜審證治之又妊娠腹帶之法中華古無之本邦有之者世謂

神功皇后征韓妊娠撰甲故用之非常法也

初誕

初誕之法務去胎毒為主且不早與乳可也二三日為度若早與之其毒難去如朱蜜茯苓五香等何毒之逐不用而可至其有病者莫令綿

延須急攻之今人動輒謂人之稟性古今自有厚薄今也薄矣故不勝攻擊也宜補之惡是何言哉夫人者與天地參焉天不裂地不壞何唯人之異哉雖草木亦然以今之藥攻今之疾何畏怖之有

痘疹

痘疹之證古籍不概見焉東漢初始有之本邦則

聖武帝時云蓋天地人物無古今一也豈古有

之者無于今今有之者無于古哉意者自古有
之不傳其名已其為病也始與癰瘍無異矣治
法亦以除毒排膿為主如補瀉二法則不知者
之所立耳蓋見毒酷而死者也未見毒盡而斃
者也其斃者是酷毒壅塞之所致也醫其詳諸

攻補

醫之於術也攻而已無有補矣藥者一乎攻焉
者也攻擊疾病已內經曰攻病以毒藥此古之
法也故曰攻而已精氣者人之所以生也可養

以持焉養持之者穀肉果菜耳內經曰養精以
穀肉果菜不曰之補而曰養古之言也蓋雖穀
肉果菜乎猶且難補之而况藥乎豈人力之所
能也哉故曰無有補矣後世並論攻補岐藥二
之專為補氣之說曰病輕則攻之重則補元氣
若強攻之元氣竭死夫藥者一乎攻焉豈得能
補之哉元氣果可補則人焉死妄誕特甚矣

虛實

夫正權衡而後輕重可較也審平常而後虛實

可論也。蓋人自有常焉，失常然後有虛實矣。於精氣謂之虛，於邪氣謂之實。何以言之？內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夫精氣者，人之不可無焉者也；唯懼其虛，故言之虛；又言之奪，邪氣者，人之不可有焉者也；唯懼其實，故言之實。又言之盛，是故虛以養，言實以攻。言攻之者，毒藥養之者，穀肉，此古之法也。故虛實皆可由平常而論焉。有人於此，體甚羸弱，所患最多，問曰：僕免身至今，如此其患，衆醫咸曰：如雨。此天質

之虛症也。病不可治矣。若欲強治之，其斃也必矣。不若補以全生也。乃以藥代飲食，無一日廢之。雖然，尚仍舊。子之所見，亦如之乎？願聞其說。曰：豈其然乎？以余觀之，子之所患，是乃實也。其人譎然曰：子何言之妄？瘦瘠如此，加之，以病人咸為虛症。何謂之實也？曰：吁！何此之謂哉？夫虛實者，失常之名也。於邪氣謂之實，於精氣謂之虛。子已有病，何命以虛乎？又豈得謂之天質乎？哉。是當其胞胎之初，受疾而生，精氣為其所抑。

壓而不能充暢者耳。內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然則審其術以攻擊之，飲食隨其嗜欲，則病去而精氣自充暢矣。夫然後肥瘠強弱是其性已於此乎，可謂天質而已矣。彼不由平常而論虛實也，紛紛乎不知所適從矣。故目不見其病，唯羸弱是視，遂名以虛症，不亦謬乎？是不正權衡而較輕重者也。且夫所欲補之者，非藥乎？藥者偏性之毒物耳。是以雖能拔邪氣而不能補精氣也。若唯精氣之虛，盍以穀肉養之，彼

既欲補不能也，竟使人不免瘁爾。懷病以終其身也，悲夫！要之坐不辨其為失常之名焉耳矣。又如謂氣虛、腎虛、脾胃虛之類，亦率準之皆不因疾命名，愆之所創焉。

醫斷畢

題晉彭後

西肥鶴元逸。世以晉仕佐有大支多
久氏。曩歲來于平安。受業東洞先生
寫。乃述其說著晉彭。既而歸矣。亡策
而執木。先生為之哭泣。曰。惜哉。鶴氏
之子。天若假之年。猶翼吾道。吾感悔
然也。己。何言不幸也。今乃傾裝以謀

刻此書。使轉子石刊也。死者而有起。來謝机前歎。余雖謫者。亦以與在末。引。取。而。校。之。且。補。其。送。漏。也。如。改。補。及。虛。實。則。以。更。撰。已。致。終。其。志。之。爾。寶曆己卯春二月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影



三都

江戸日本橋南壹丁目

同戴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下谷池端仲町 山城屋佐兵衛

同今川橋南詰 岡村庄助

京三條通御幸町角 永樂屋東四郎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良町 吉野屋仁兵衛

河内屋喜兵衛板
河内屋卯助行

發行

書肆

12-10001